

被杀青的《繁花》

陈村



网上看到消息,《繁花》的电视剧已杀青,分作普通话和上海话两个版本。众人等得好苦。小说的问世已过十年,印刷的纸本怕是要到百万册,从评弹开始,改编成语音的、舞台的、屏幕的其他种种样式,甚至又出了一个用红字批注的新版。小说来了,开过会了,吃过饭后再吃饭,节外生枝王小龙请客尔冬强请客,讲上海话的朋友们嬉皮笑脸的,个个似乎与有荣焉。有人说早已看出来金字澄的文字非同凡响,没想到更绝的是他的“不响”。至于获奖,更是有小十通吃,获一个昏天黑地,其中还有我们主张的网络文学奖。是啊,必须“栽赃”给网络。它才是评论界人士喜欢拿来吓人的“现象级文本”。它出身于网络,在网络上还躲在小角落,货真价实地用一个个帖子堆积出来,由看官评头论足。当年我也在弄堂网玩,但愣是不知道有这个小说在写,可见宣发的沉寂。吴亮后来在网上写小说《朝霞》时知会过我,而老金不响。等我晓得,老爷叔的功课已经做好。这个说,那个说,不要紧,不要紧的,变出来一大篇文章。它在《收获》的纸张上再次面世,后来的单行本印得像发传单一样了。《繁花》不同于主流的网文,不是类型小说,不去一日三更,但它证明网络可以出品更丰富的内容,没做好,不是网络的错。它也证明,小说不一定是书上写的那样,写作班教的那样,它可以承载更有个性的文字,更独特的内容。真正的“现象级”就是跟太阳一样,你们再反光最多是月亮了。

《繁花》之后,老金画画,一发不可收拾地画。我家的客厅有一幅太太参观展览买回来的版画。跟作者本人一样,没很多噱头,不那么能说会道,但是耐看,那个画面上的线条可以数过来,数过去。

十年之后看《繁花》,最无法抹杀的是它对本城和城里市民的描摹。不是一根线到底的故事,不是两个人要死要活的爱,也没什么波澜壮阔、风起云涌、千里江山。它看似零碎杂芜,但有喘息如潮汐的起伏,是黄梅天淫雨霏霏,体肤是清凉的、邈远的、乌苏得连皮带肉,其中有天地不仁也有悲悯,让人无法割舍。他将小民的日常写得“很有张力”,也就是饱满,铺张,给出底色,多多汁液。它是虚构作品,但不是全部“编出来的”。没法跟它生气,没法给它美颜。

作为文学作品,它的文字那么考究,绵实。在不要紧之后,藏着要紧的心思和人事。正史中找不到的,它给你留着,给后人留着。本城有它真是幸运啊。这小说不胫而走,被很多人爱死。我甚至觉得评论和导读都是可有可无的,无效的,只消随便翻开一页,读下去便是。读得忘记前头后头,读得昏头昏脑,都没关系的。

今天看到一读者2018年在网上写:“《繁花》有毒,2014年第一版至今,已翻过三遍了,还想再看。泡过雨水,走过千山万水,书页都泛黄了。”

《繁花》让人中毒。读者说的做的,比我说的好的。



照片拍摄于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,上海作协的《繁花》讨论会

编者按:他们年纪一把,辈分不小,历经岁月,心仍是热的,情仍是暖的,目光仍是向前的,爽利也温润,坚持而不固执……他们是上海先生,常令人刮目相看,处夕阳之境无暮气,如琥珀,泛着光。今起请看一组《花样爷爷》。

“山南有个老秋翁,花里忙碌像蜜蜂……”朱忠德爷爷的抖音昵称“白头秋翁”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《秋翁遇仙记》。已八十二岁高龄的他仍乐此不疲地在小花园里“忙碌像蜜蜂”,践行着他的“享花之道”:“享种花之乐,更享邀友同赏之乐”。

享花之乐,在躬行实践。当我到达朱爷爷所在的国顺路小区楼下时,他已在门口热情迎接。朱爷爷身高一米六几,穿着朴素,上身是“老头衫”,下身搭配长裤和布鞋,腰间系着的牛皮带因反复搓洗而褪色泛黄。由于每天精心照料花园,他的皮肤晒成了年轻人所羡慕的健康的“小麦色”。聊起养花,朱爷爷谈吐清晰、神采奕奕,全然看不出已是耄耋长者。

先祖父写作的特点,首先是文字畅达、古雅,其次是内容生动有趣,如写人物:力求栩栩如生,扬善抑恶;撰写事例,更是经过多人考证后;或者是他本人的亲力亲为,亦是客观地评价,当然君子写作不该露丑,他严格遵循着……因此,纵观他笔下的老友或熟朋,无不是厚道善良,典雅博学,助人为乐之人。

而他早年的学校作文本,更能见其一斑。

日前翻阅到他老人家早年在校的作文本,见老师评语:“轩轾呈露,文笔亦挥洒自如”“激昂慷慨,文亦戛戛独造,洵出色当行之作”“以沉挚之思,运清灵之笔,无一敷衍意,无一支蔓语,平且气爽,轩人眉宇,肠谷日出,阴霾顿消。”先祖父以后能涉笔文坛八十年,实植根于此。

纵观许多老派文人,虽然千人千面,性格迥异,其中有一点是完全相同:做人诚实,特别是先祖父所结交的友朋,这更是他们鲜明的特点。

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,他八九十岁时,许多中外记者,对先祖父的博文强记,深感疑惑,时常会

提出:“您写作涉及的友人事例,如何会做到有这么多呢?记得住?”以至于在东南亚一带,媒体赞誉祖父为“电脑”。先祖父的朋友确实数不胜数,在他的生命中第一是书籍,第二是朋友;笔者与他共同生活三十八年,所见、所闻,历历在目。

《珍闻与集藏琐忆》是西泠印社出版社为先祖父出版的第二本书籍。我是以珍闻为主、集藏为辅来进行选编的。

珍闻,顾名思义是罕见之事例。例:“吴芝瑛密藏秋瑾墓表”“康南湖藏扇流入扶桑”“赛金花的一帧画像”“吴杏芬老人画的真仿问题”“哈同花园的设计者黄中央”“翻译大家伍光建”“钱瘦铁东渡受厄”“臧伯庸与黄楚九”等等,在此恕不一一赘述此书内容。集藏、收藏是当代之热!祖父乃谦君子,他一直认为收藏所需的一财力、二精力、三经济,他无一具备!仅是爱好而已。

曾经的沪上收藏大家有吴湖帆、钱镜塘、张葱玉等诸先生。北

方有张伯驹先生,他是《游春图》《平复帖》的捐赠大家。再早些如庞莱臣、完颜景贤、项子京等,均是家产万贯殷实富庶之家,并拥有实业,遇到名迹不惜重金购买!其中项子京(元汴)和景贤的收藏尤为著名,故宫博物院一半的藏品,出自他的收藏。景氏以

“三虞”(三虞者,唐虞永兴《庙堂碑》册、《汝南公主墓志铭稿》卷、《破邪论》卷也)名堂。而吴湖帆公是先祖父郑逸梅草桥的同窗,他是中国近代声名显赫的收藏家和画家,为吴大澂的嗣孙。他的藏品独特,来源于吴大澂遗留,沈韵初馈赠,夫人的嫁资以及自己的购买与交换。纵观这些大收藏家,无不令人赞叹。

先祖父一生除了写作教书以外,仍爱好购买书籍以及尺牍和字画。他经手的各类藏品丰富多彩,他老人家从不以收藏家自居!他曾言:“集藏和收藏有别,收藏非有资历不可,非有鉴赏眼光不可,非有空闲时间摩挲不可,所以海内外称得起收藏家的寥寥

无几。”先祖父对于书画裱札、铜瓶盗瓷、瓦当砚台、文镇竹刻,以及种种可以供清玩的,都喜爱成癖,以明代张岱所谓: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”引之以解嘲。

幼年时,时常见先祖父夜晚在灯下玩赏宝贝,纸帐铜瓶室内堆满了书籍和什物,有专门用来摆放扇箴的柚木扁抽屉,各个朝代的笺纸、画幅、书札、竹刻与墨锭、印章、稀币与铜瓷玉石等。老人家在工作毕休息时,一把玩这些宝贝,顿感疲劳全无。可惜“文革”浩劫抄去七大车,家徒四壁,荡然无存。可是先祖父毫不气馁,自1972年至1992年二十年中又存了满满的一间屋。先祖父遗存的各类藏品,是他珍爱的集藏。虽说经过战事、浩劫、变卖,损失极大,但这些物品应该还在人世。物品的存在总是胜于人的寿数,人仅仅是暂时地保存几十年而已。喜好收集这些物品的人士,当也会爱之如命;因此,除了对毁坏的珍品可惜之外,先祖父对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了吧……

(本文为《珍闻与集藏琐忆》一书后记,编者有删节。)

苹果树

魏梦晓

家门口的苹果快熟了,热心邻居早已帮忙点过数字——共有53个果子。这是它第一次正式挂这么多果,因为这些果实,它终于正式成为了一棵苹果树。但在这之前,它丰盛的模样已经在我的脑海中存在很久了。

起初它在我脑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,唯一明确的是,它是一棵在春天开满花的树。因为之前租房时喜欢满山闲荡,最美慕门口有花树的人家。那些房子大多是工匠风格,本身平平无奇,但门口若有一棵开满花的树,便立刻生动起来,且有一种仅有树的伴随的漫长时光带来的安宁。很多屋主告诉我,这些树在他们搬来之前就存在了。在这山上,树是居民,而人是过客。花树的品种通常是“染井吉野”樱或者“关山”樱,抑或是北美海棠“草原之火”,我心心念念想要的,则是一棵富士山樱花。富士山樱花树势高大,花色是冰晶般的雪白,不泛粉或者黄,花期又比同季节的樱花略长些,开花时节,云蒸霞蔚又清冷出尘,极有气势。

很不巧,拿到房子时并非苗圃贩卖樱花树的季节。我们正好在开市客看到一种苹果树,小小一棵,嫁接了四五个品种,全是适合本地气候的,价钱又便宜,便买了一棵种下。

次年春天在苗圃,我们看到了富士山樱花。先生依然记得“门口有一棵云蒸霞蔚的樱花”这件事对我的意义,劝我买下。他见我犹豫,立刻主动表态,说可以去问他同事借一辆皮卡运回去,挖坑运走石头,无需我劳力动手或者劳心请人,若是门口地方不够,他也可以把已经种好的树挖走。他不知道的是,那时候的我已经跟那棵苹果树相处了一年。因为是生平第一次种苹果树,浇水、施肥、修剪都要上网找资料从头上学,甚至要去苗圃寻求专业园丁指导,而这些从未令我厌烦,反而,做这些事的时候,心中滋养出一种安宁。我已隐隐感觉,我的欲望之根本,不是拥有某个品种,而是有一棵树给我照料。因此,“门口有一棵云蒸霞蔚的富士山樱花”这件事的本质,并非关

《易经》曰:“一阴一阳之谓道,阴阳不测之谓神。易以道阴阳,易无所不包。”故画道亦可通易理中的阴阳来诠释。以作写意画论之,纯以神行。大气鼓荡,脉络周通,激情沸腾,潜心内转,此画道之阳,由画者之胆量和魄力掌控之。构思精巧,向背有法,四维合度,色彩夺目,浓浅得中,此画道之阴,为画者之才智和识定夺之。画者别具才、识、胆、力之定方能在画界有所作为。至于画道之阴阳二者的关系谓不即不离,是谓“不二”。

其次释:“阴阳不测之谓神。”画者的笔墨和手法纯出自天籁,其独特的风格和面貌为前人所未,并积极创造,故出乎人们的意料,但作品却极具神韵。其意境妙极,故能为多数人和专业者所接受,并称其妙。

我国古代是以毛笔写字作画的,故作画也称写。画分写意和写实。写胸中之意,写思想感情……有所寄托,称“写意”;直写人物和景物之类称“写实”。艺术是相通的,西方人称“表现”就是我们

画道「不二」

张大文

称的“写意”;我们称的“写实”,他们称“再现”。实际称表现和再现更合理,因为这样称可以统摄所有的画种。我们现在称的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画派就是出自“表现”和“再现”。从明代徐渭(青藤)以写意画崭露头角,直至明末清初八大山人(朱耷)的崛起,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写意画大师,亦即表现主义大师,实际上中国表现主义的出现比西方要早好多年,比西方人更能表现。从八大山人到吴昌硕到齐白石到林风眠,他们别具才、识、胆、力之能,为中国画艺术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,他们的作品的表现均具有划时代意义,是里程碑式的人物,故称他们为大师。此系作品的功能谓:“愉悦人们的身心,陶逸人们的性情”。从郎世宁到徐悲鸿,谓现实主义画派,其作品的功能是为现实服务的。

早就有人说过,大师在民间,只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条件具备了,这样的大师一定会出现,关键是他站在你面前,你不一定识。

本已宽阔,花瓣又比樱花、海棠、桃花等等都要大一圈,温柔敦厚。风一吹纷纷落下,其势如雪片,一样令人宁静而安心。

第一年它初来乍到,几乎没有挂果。第二年大约是根系扎稳了,第一波便结了数十个。附近的黑尾鹿散步经过,母亲带着孩子只消两三天就将它们消灭得干干净净。彼时,对门邻居正好在家上班,

努力下,“昙花一现”不再只是供一人孤赏的景观,而是众人欢聚一堂所共享的时刻。昙花一现,大抵也为这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谊吧。

享花四乐,在手留香。朱爷爷不仅是擅长栽培花卉的好手,还乐于将培育出的珍稀品种赠予学生。朱爷爷还有另一重“园丁”身份——音乐教师。从乐团退休后,朱爷爷的热情未曾减退。二十八年来,每天清晨六点,他便不辞辛劳地骑电动车去往数十公里外的艺校,尽心指导几十名学生打鼓。中途校长都换了好几任,他仍坚守岗位,堪称“桃李满天下”。

这便是朱爷爷“享花之道”的精髓。芬芳美景,正因分享,独赏成了众乐,也正因分享,瞬间成了永恒。

十日谈

花样爷爷 责编:郭影 王瑜明

时而记录下昙花一现的天姿秀色,时而捕捉到凤蝶翩跹,落于梅上的现实版“蝶恋花”。今年七月,朱爷爷将两棵毛花柱齐放的过程制成视频,以庆祝自己生日。通过摄影,朱爷爷将花开的一瞬定格为永恒。

“白头秋翁”享花记

范久青

爷还有个为大家熟知的名字是“昙花爷爷”。他养了五盆比人还高的昙花,每逢开花之际,都会搬到小区门口,邀大家月下共赏。为不误佳期,他特地做了一块牌子,上面标明“今夜昙花八点开”。往来的环卫工人、外卖小哥皆为此驻足,大家相互交流,气氛和乐融洽。

忆及养昙趣事,有位邻居很兴奋地对朱爷爷说,由于在小区门口看到朱爷爷种的昙花,绽放如锦,芳香醉人,一下就被迷住了,特搬进来与他为邻。有言“昙花一现,只为韦陀”,而在朱爷爷的

好一派“万紫千红花样新”的景象!紧靠楼门的是朱爷爷亲手搭建的三层花架,架上的仙人球开得正艳,其中非花玉和龙王球一红一黄,相互映衬,煞是喜人。移步院中,跃入眼帘的是五棵小型昙花,大约一米多高,茎叶油绿透亮,在炎炎夏日中散发着清新的气息。往前走,有紫辣椒和蟹爪兰。蟹爪兰是朱爷爷钟情多年的花卉,每每寻到一个新品种,他都要兴奋好一阵,乐不可支地着手嫁接繁殖。切斜口、插刺固定、搭支架,整个过程好不辛苦,朱爷爷却乐在其中。

享花二乐,在花开灼灼。朱爷爷紧跟潮流,自学摄影剪辑,以延时摄影的方式记录下花朵的绽放,再配以喜爱的音乐,创作了百余件作品。朱爷爷预先设置好时间间距,将镜头对准含苞待放的花朵,定时拍摄花朵盛开的过程。他



拍了视频发在社区群里。我回复说,“吃了便吃了吧。”他问,“你为谁种这些苹果呢?”我说,“为所有美丽的邻居。”

而这群黑尾鹿,是我们社区所有人公认的最美丽的邻居。

话虽这么说,到了第三年,我还是认认真真提前喷洒所谓的“液体篱笆”,即能持续散发鹿不喜欢的气味的有机制剂。积攒了两年经验之后,修剪、埋肥料、浇水追肥,倒也游刃有余。终于,这53个苹果如期出现。社区里的人类邻居们也喜欢散步,傍晚时常驻足。繁花令人愉悦,而果实给谈天带来的滋养更加绵长。他们向我咨询种树的事宜,也关心这棵树,仿佛它也是社区的一位友邻。而我也已经暗自记下,当采摘季节到来,我须邀请哪些孩子来亲手摘下几个。

按照本地农事日历,还有一个半月就可以采摘了。在我们互相照料了三年之后,仅仅是这样的陪伴,就已经足够。